

論

古

漫

談

神

通

念

的音響，中間夾雜着一個銅鈴在響個不停。心靈研究家說：「阿士巴大廈，確實有鬼。」

駐在英國林康希空軍基地的七個美國航空士，對這，甚不爲然。認這都是古老英國人鬧的古老把戲。同時，假若真有此事，若能和鬼接談一番，總也算是一件新鮮事兒。於是，決定七人一同到阿士巴大廈住上一夜，看個究竟。

和房東一交涉，立刻得到同意。當晚，這七個英雄（都是年在廿來歲的純美國小伙子）自携行軍床與軍用氈子，住進了大廈。大廈內部，早是空空如也，僅在四壁上尚殘存着十四世紀以來尚未完全剝蝕的油畫。因爲沒有家具，他們燃了一支臘燭，守着熊熊的爐火，等待着天明。

第二天，他們都完全的返回到基地，但是，面色上部都呈着異樣的蒼白，顯然的，他們已經遭遇了非同尋常的打擊。待他們恢復了鎮靜之後，他們繼發表了遇鬼的經過。

事情是這樣：過了午夜之後，室內的溫度，突然變化。有是熱的大家滿身大汗，剛把衣服脫下，却又驟然變冷，大家又都寒顫的發抖。就這樣，忽冷忽熱的鬧了好幾個回合，等到過半夜的二時，七人之中，忽有二人抽起瘋來，其餘的五個人，正手忙腳亂，慌做一團的時候，忽然聽到一種異樣的鈴聲響了，於是大家張皇的用氈子蒙上了頭，以後再就一切不知了。

據七個人事後說：鬼，他們是沒有看見的，但是，鬧鬼的滋味，他們確實享受了一番。這個雜誌的七十一期與八十二期，又登了青廣君所寫鬼的故事數則，茲亦照錄如下：

筆者少習軍旅，老歷戎行。在軍營中，曾目睹不少的鬼事。當北伐時，我們的隊伍，住在鎮江營房，地址寬敞，房屋低暗。到了黃昏

，陰森森地。有一晚上，月色濛濛，微風習習。大約兩點鐘光景，我起來小解。因爲營舍小而人多，聯床共寢，如沙丁魚。一室的空氣，熱得像蒸籠一般，我趁着機會走出來，吐一口氣。猛然發現操場西北角，來了一隊士兵，肩着槍，雄糾糾的整隊前進。這時，衛兵敬禮。我當時以爲友軍實施夜間教育，不足爲怪。但是蹊蹺，爲何

沒有聲音？這點使我懷疑，由懷疑而生恐怕，寒毛直竝！我惶惶，也不覺得天熱，只是不能安眠。因爲想起在大廈

裡，便開始鬧鬼。有人看見這鬼，是一個死去尼姑的亡靈，每到夜間

，便穿著黑色罩袍，在大廈之中，走來走去。有時，還帶着一種恐怖

十、鬼的故事

有人說：「照你這樣說來，我們佛教徒都應

該研究神通問題及鬼的問題了。」我說：「這話也對也不對，這些問題，應該研究，故說是對；不對，這些問題，應該研究，故說是錯。」

是局部研究，所能明瞭，故說不對。在佛經上對於這些問題本有解說，我們讀了佛經，即已知其當然，若進而求其所以然，非先得漏盡，親證法界不可，像西洋人那樣枝枝節節的卜度思量，永遠不得的明白。西洋人的可佩服，是他懂得這是一部學問，而他所取方法，則不能達到目的。次一等的置之不論，就是西洋人所謂愚人懦夫。又其次的，乃是唯物思想的一切否認，可以說「道不同，不相爲謀」了。

我國在唯物氣氛之下，號稱科學發達，忌諱談這類事，近來因爲西洋真正科學發達的國家，不是這樣。一部人的態度又稍稍轉變，所以西窗小品肯譯載前面所引述的兩篇文字，其餘同類的文字尚多，四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央日報又發表下列一段新聞：

福爾摩斯著者之子

相信乃父靈魂存在

（中新社香港廿八日路透電）以撰寫福爾摩斯偵探案出名的已故英國作家柯南道爾之子小柯南道爾今日在此稱：「我有絕對可靠的證據證明我的父親仍然存在。」小柯南道爾和他的太太義大利的妮娜。梅迪瓦尼公主，今日乘義大利輪船「亞細亞」號抵此，作一次遠東旅行，其中包括在阿薩密獵野豕之行，小柯南道爾說，他的父親離開這一世界之後，已進入一個新的生活環境，「我有絕對確鑿的證據證明我的父親繼續愛他的家人，曉得他們的生活並繼續關注他們的福利」。

小柯南道爾解釋稱，他和他的父親並無直接接觸而是經由具有特別能力的人取得聯絡。

此外反攻半月刊副刊第六十五期，並曾登載陳慈君所譯英國凶宅的故事如下：

英國的歷史建築特多，因而鬼話也就特多。許多古老的廳廈，都有他們一套「兇宅」「鬧鬼」等等的傳說。爲此，英國產生了一個研究團體，叫心靈研究協會，從事鬼魂與心靈現象的研究。目前，在英國鬼話人中，最有名的要算薩德貝里附近阿巴士大廈。據薩德貝村中居民說，遠由六百年前時一三五〇年以來，這個大廈裏，便開始鬧鬼。有人看見這鬼，是一個死去尼姑的亡靈，每到夜間，便穿著黑色罩袍，在大廈之中，走來走去。有時，還帶着一種恐怖

的音響，中間夾雜着一個銅鈴在響個不停。心靈研究家說：

「阿士巴大廈，確實有鬼。」

駐在英國林康希空軍基地的七個美國航空士，對這，甚不爲然。

認這都是古老英國人鬧的古老把戲。同時，假若真有此事，若能和

鬼接談一番，總也算是一件新鮮事兒。於是，決定七人一同到阿士巴

大廈住上一夜，看個究竟。

和房東一交涉，立刻得到同意。當晚，這七個英雄（都是年在廿

來歲的純美國小伙子）自携行軍床與軍用氈子，住進了大廈。

大廈內部，早是空空如也，僅在四壁上尚殘存着十四世紀以來尚未完全剝蝕的油畫。因爲沒有家具，他們燃了一支臘燭，守着熊熊的爐火，等待着天明。

第二天，他們都完全的返回到基地，但是，面色上部都呈着異樣的

蒼白，顯然的，他們已經遭遇了非同尋常的打擊。待他們恢復了鎮

靜之後，他們繼發表了遇鬼的經過。

事情是這樣：過了午夜之後，室內的溫度，突然變化。有是熱的

大家滿身大汗，剛把衣服脫下，却又驟然變冷，大家又都寒顫的發抖。

就這樣，忽冷忽熱的鬧了好幾個回合，等到過半夜的二時，七人之

中，忽有二人抽起瘋來，其餘的五個人，正手忙腳亂，慌做一團的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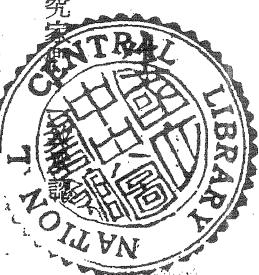
候，忽然聽到一種異樣的鈴聲響了，於是大家張皇的用氈子蒙上了頭，以後再就一切不知了。

據七個人事後說：鬼，他們是沒有看見的，但是，鬧鬼的滋味，

他們確實享受了一番。

這個雜誌的七十一期與八十二期，又登了青廣君所寫鬼的故事數則，

茲亦照錄如下：



末葉，兩軍會戰，衝突激烈，駐此營內有一隊兵，整個被消滅。現在彷彿精氣未散，夜間鬧鬼，常作出擊姿態，而衛兵亦不知不覺的，向他們敬禮。我回憶了這一段活鬼。真是害怕。

次日，我蘊着一顆好奇心，遍詢同營房諸隊，這一晌來，都沒有實施夜間教育。于是證明了我昨天晚上，確確實實活見鬼。

明年二月，我們因為任務關係，移駐南京砲標。這裡的營房，較為高大。我們的床，分作上下，可是睡在上鋪，就不太方便。有一晚上，我們睡到半夜，忽然一陣巨響，住在裡面房內的人，向外面跑，如潮水一般的湧出。大家莫名其妙的，一致起來，跟着跑出，有的跳窗，有的赤足。這一大群人，好像是緊急集合，呆立操場，面面相覩，互相驚問怎麼一回事？可是官兵都很安全，毫無異樣，大家才放下緊張的心情，重返睡鄉。

的意外事。

抗戰的那年，我們觀察四川綦江某部隊，住在一間老百姓家裏。夜來清風輕拂，月色皎然，我在似睡非睡中，猛見一人，排扉而入，狀似軍人，頗有禮貌。此人自我介紹姓名番號，擔任某連排長，于上月初，因借民物未還，致被團長活埋，現在屋後左方高地，週身血漬，可怕可憐。醒來記其姓名，但終夜不敢熟睡。次日詢問那連的士兵，真有其事，有其人，世俗所謂冤魂不散，並非夢囈之談。

我記得那年端午節，親見一件奇事，我們家鄉，每當節令，照例競賽龍舟。內有一隻船，因划得高興，用力過猛，致偏於一邊，立即翻落，船上划手，不諳水性，有十六人宣告無救，僅有一鼓手抱鼓浮出，這人是我的鄰居李滿，大家賀他生還，他自己亦深慶命長。不意次早洗面，以面浸於水盆，好像有人從腦後力壓，不讓他起來，于是二命嗚呼。據說同船的溺水鬼跟着他不能讓他獨活，還是請以繼任鼓手罷。

我家裏門前有一條河，是落水鬼出沒，著名的地點。我的母親，再三告誡，不可隨便游泳，免被鬼拖。因此，種下入水可怕的苗頭，不敢嘗試。事實上，我也親見有這麼一回事。有一次，在夏季黃昏時，我獨行河邊，看見一群小兒嬉遊自在，都是陌生的，不像住在附近的人，他們笑嘻嘻的，表示歡迎入水之意。我當時頓覺這群孩子，素不識，莫非落水鬼？越想越出汗，扭頭就跑，回家面色蒼白，家人問我，也不敢說。後來，在學校裏有人談及當年王勃溺死後，變成落

水鬼，常常出現，口唸「落霞孤鶩」之句，我聽了，聯想前事，固是有趣的怪聞。

我的父親，不愛談鬼，而喜捉鬼，他告訴我一段怪事，他有一年由鄉下到縣城去，途經一個村莊，適已天晚，乃尋找旅店，兩家都告客滿，只有一家小店，人比較少。他進店借宿，店主首先問他：「你怕不怕？」這句話問得很唐突，先父回他一句：「怕什麼？」店主說：「有鬼！我是聲明在先，嚇死了，與我不相干。」先父說：「鬼嗎？小事，我生平就喜捉鬼。」店主打量他一下，覺得這人好大的口氣，于是引他到一個單房間。室內陳設精緻，什物俱全，他也不察內情，住下再說，反正他是不怕鬼的。

到了夜靜更深，樓上沙沙作響，先父驚醒，連忙坐在床上，兩手準備，作攻擊姿態。居然看見有人從樓上下來，仔細一看，是一位非常美麗的少婦，走近妝臺，對鏡理容。先父此時，心神鎮定，但不知是鬼？一會兒，開箱檢視，回頭發現床上有人，她表示又驚又怒，忙閉箱子撲向床來。此時油燈漸暗，空氣緊張，一股陰風吹來，毛骨悚然。她一近床前，用手揭帳，先父連帳門帶一起捉住，忽然滑逝，帳子也扯破了。手握的碎布，打開一看，空空如也，不見伊人。此事離奇，殊不可解。

我在小學時，有一位老師姓孔，他說是孔聖多少代的孫。他很有風趣，愛說鬼詩。曾經談過這麼一段事，清朝有一窮秀才，因得鬼詩之力，而致飛黃騰達。有些說是法乩，其實錯了，此人為孔父之表兄。故比較確鑿。這位秀才有一夕夢見參加詩會，中有佳作一首，傳誦滿堂，他醒來僅記得末兩句。詩味雖不薄，然事奇突，乃牢記于心。後來不知道怎樣，得到一個顯貴召見的機會，時當冬季，他找不出一件漂亮衣衫，來應付場面，僅有件皮袍雖舊而質色好，他就穿上，也不顧熱。顯貴一見奇之，開口即問：

「酷暑炎天汗似流，先生何必着重裘？」

他應聲而答：「輕羅夏葛無錢買，唯願天公早降秋。」

顯貴嘆為奇才，從此拔擢，扶搖直上。其實他所答的，就是夢中所得的兩句，用得其時，關係至大。

到臺灣來，從未親見鬼的活動，但從聽聞方面，也得到一點。前幾天周君來談，本年二月廿一日由臺北飛花蓮飛機失事的怪聞。是日飛機乘客已滿，正待起飛，忽來軍官二人，堅欲乘機到花蓮打獵，中有一人姓楊，打獵的本領最高明，一向是百發百中，每次俘獲很多，送給人家佐酒，自己從來不吃，可說是一種獵癖。他出門時，最怪的是獵犬啜泣，不肯上車，因趕時間，強曳而行。我們想到三國演義載董卓奉詔進宮，出門登車，黃犬牽衣，卒被王允所殺，狗是具有靈感

的，這種事體很多。當時他們二人，要趁那班飛機，只得臨時拉下二
人因為顧慮重量的關係，在這時候，還出了一件怪事，機上有一六歲
小孩，哭着要下來，結果，抱他下來，但他的姊姊和新婚姊丈，仍坐
在上面起飛了，沒有達目的地，就告失事。有人當時問那小孩怎麼一
回事？他說看見機中掛着許多人頭，搭客坐着的輪着的，種種怪相，
兇惡可怕，所以一定要下來。這個六歲小孩，天真無欺，避却一場大
難，可謂死生有命，不必強勉。

周老忠實不妄言，但愛說鬼話。他還說了一段希奇的事。他的同
鄉戴雨農君，于抗戰勝利後，返籍省親。到家以後，自己感覺畢生服
務國家，很少機會回來，家裡的事情，應對下一代作一交代，庶無內
顧之憂以便安心對外工作。于是召某子入室，有所訓告。是夕，風雨
淒其，兩人對坐而談。鄉下沒電燈，桌上點着臘燭，光線閃灼，驚
見一人掠影而過，帶來一陣冷風，吹燭于地，一室漆黑。其子坐呼僕
人，進來尋燭，戴見兒子這種情形，非常生氣，當即告誡，這些小事
，你自己不能動手，要喊別人。可見你好逸惡勞，何能將來光大玉楣
，創立事業？其子連忙起身，拾起臘燭，很奇怪的，臘燭落地，已成
兩段，一段較長，一段短不盈寸。戴當時感慨填膺，悲從中來，手指
短燭而告其子說：

「你看這兩支臘燭，一短一長，你現在年輕，好比長的一段。我
今年事漸老，風燭殘年，能有幾日？好像這支短燭一樣。但我始終保
持不避勞怨危難，和堅忍不拔的精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你年少
力壯，前途明晦，善自抉擇。」他說了這番話，次日離家。過了幾天
，即聞飛機失事消息，他生前在家所見的鬼影，殆為預兆。

古來談鬼紀載很多，鬼之品類亦雜，正邪不一，我現在引一段富
有正義感的故事來作結論，相傳宋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鑑，義正詞嚴。
有一天，夜深人靜，他正寫作唐太宗生活史的時候，忽見一人着黃袍
，立于案前，向他有所活動模樣。他立即領悟到這人就是太宗，忙離
書案，正色答曰：「今日之事，是則是，非則非。臣頭可斷，而筆不
可奪也！」太宗慄然，一轉瞬就不見了。憑心而論，太宗雄才大略，
功業彪炳，但他的私生活，有失檢點。所以司馬光站在史家的公正觀
點上，對他加以檢討，仍不失為正義之士。

以上是青「先生」，根據本身經驗所記述，其中包括戴笠將軍死前還鄉
，家中發現怪事，事涉當代名人，當然不是虛構。其實這一類事，文人筆
記社會口傳，多到不可勝數，各國皆然，不僅中國。你若湊集十位八位年
過四十，在社會上稍有閱歷的人，互相談起每人所見所聞，與這類事件彷
彿的，決不是一件兩件，而且都矢口堅決，證明真實。我們給他打一個對

折，算他一半是真，他數目已可觀了。凡夫的知識，不能解答的事甚多，
腦筋簡單的人，張口閉口，科學萬能。那末盡人皆知的飛碟問題，何以至
今沒有結論？西窗小品十九集譯載美國空軍的情報當局推定飛碟的五個來
源只是揣測之談，若是五個不同的說法都能成立，也就是都不成立了。同
集又載美國時代週刊報道華盛頓上空，在雷達內發現怪物，也無結論，在
我國科學家的態度，又可以認為必無其事。我國有一部份人比西洋人高明
的地方，就是西洋人對於一件不明白的事實，要千萬百計，加以研究，我
們只是武斷否認，省却多少心血。共產黨講究重寫歷史，古代的事情，既
可加以變更，使與我的學說理想相符，現代的事情，又何嘗不可加以變更
，使與我們的學說理想相符？那末這種風氣，由何而來，也就不問可知。
近數十年，大家提倡科學，竟有大部份力量，未用在真正科學，而用在接
近共產思想的科學，這是值得警惕的。

十一、佛教徒的看法

有人說：「你已說西洋人的研究方法，永遠不能達到目的，而又贊成
他們的研究，不是自相矛盾嗎？」我說：我贊成他們的研究精神，不贊成
他們的研究方法。這些事在佛經裏都有解答，我們讀了佛經，雖僅知其當
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西洋人憑空研究，也僅觸及佛教的邊緣，邊緣只是邊
緣，不見得知道的比我們多。不過西洋人由研究而得，當然比我們切實，
我們對於佛經，若是讀而不思，思而不深，或者不如西洋人所得，若是加
以深思，有了佛學為憑藉，就不是西洋人所能及了。至於證知法界真相，
非佛教的修持不為功，在我們只要有志，當然是就路還家；西洋人還不免
經過許多摸索。所以我一向主張向西洋傳播佛教，西洋人未聞佛教，只憑
意識的動作，已觸及了佛教的邊緣，若聞佛教，豈是我們所能及呢？近代
某法師說：「有的人，近來更喜以佛教徒的立場，專門論鬼，並慨歎着好
像不信此說，人世間即不能得救之模樣。殊不知鬼之有無一事，乃現在
不能立即求解答之問題」。又說：「現在的佛典，要好好的研究與整理，
決不能以前人說的是怎樣，我們就得承認是怎樣」。又說：「現在歐美各
國，都非常熱心，研究佛教，可是他們所走的路途，却不像我們一般什麼
時候，驚奇我們中國無佛教，那豈不要愧死我們？」我對於這一些話，是不
敢同意的。鬼之有無，不能解答，在常人可以這樣說，在佛教徒不可以這樣說，因為釋迦牟尼佛在兩千年前，已替我們解答了。若說：「釋迦牟尼
佛說的不可信」你就不是佛教徒。若說：「釋迦牟尼根本未說這些話，傳
經的人記錯了。」神通鬼獄等事，大小乘諸經具載，此而錯記，則歷代賢



題竺摩法師畫周金剛梵經圖

弘正

不若窮如諸來
如論這無辯說
燒却事都阿難
最極在有多是事
了文字是事

按：德山宣鑒禪師，簡州周氏子。童年出家，貫通性相，常講金剛經，人遂呼爲周金剛。一日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個中消息，惟我知焉。聞南方禪學稱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刲學佛威儀，萬刲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揚其真祖，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捨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子指擔曰：「這個是甚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師曰：「便請便請！」婆曰：「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一個心？」師無語。及到龍潭法堂，曰：「久仰龍潭，及乎到來，龍又不見，潭又不見！」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曰：「青龍疏鈔。」潭曰：「外面黑！」潭點紙後，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次日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是爲周金剛焚經公案。竺師所繪即此故事。

回憶民國三十八年孟秋下浣。吾偕遠峯法師，及劉子漢甫、梁子振廷，在廣州菜根香素菜館午茗。遠峯曾在福建鼓山湧泉寺充當虛雲老和尚侍者六年。燃兩尾指供佛。治華嚴經，頗多精見。談次，遠峯偶及周金剛捨疏南下公案。且曰：「這漢途中被澧陽婆子毒問，至今叢林浩浩商量，答話尚鮮有函蓋相合者。吾笑曰：『師何不作婆子問取看？』遠峯即理婆問曰：『我有一問；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吾曰：『便請便請！』」

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一個心？」吾曰：「呸！誰教汝這麼多心？我只點肚餓的心，取餅便食。遠峯點首大笑。劉梁及隣座佛友看吾輩法戰者亦大笑。節屆秋涼，滿樓春氣，今時移勢易此樂不知何時復得。回首前塵，曷勝感慨。遠峯三年前尙時有書來芙蓉山相候。近年不知所如落月屋櫻，時放不下也。

聖結集宏揚修持有効的三藏十二部都可推翻，認佛不認法，你也不是佛教徒。從前君主時代，先皇辦了錯事，後皇加以改正，總是說先皇根本不會的事，佛法用不着這一套。你若別有發明，最好另立宗教，自爲教主。若是冒了教主之名而誇佛，則凡有佛教徒，爲報佛恩，爲護正法，人得而攻之。你說西洋人研究佛教，不談迷信而走正路，什麼是迷信呢？你所說迷信是不是釋迦牟尼所說的正信呢？什麼是正路呢？既不承認佛法，難道以誹謗大乘，撥無因果無有罪福，亦無後世爲正路嗎？那就用不着佛法，最後向反宗教的馬克斯、斯大林看齊。由於我以上所舉的例，西洋人正是由於這些不可思議的問題，而觸到了佛教的邊緣。真正修持，當然不限於研究這些問題，而也不是否認這些問題。至於所說「將來外國向我們送輸，驚奇我們中國無佛教，那豈不要愧死我們？」我對這幾句話尤爲反對，這叫作怠者不自修，而忌者畏人修。我們大藏經典，浩如淵海，爲什麼能被他們驚奇無有佛教，若是塗改毀棄，喪失這些經典本來面目，那真是無有佛教了。世界的大乘佛法，全寄託在華文藏經，西洋人如要修持，他必須要研究這些經典，怎麼能驚奇我們無佛教呢？我們自己未能成佛，決不反對他人成佛，而且要極力幫助他人成佛，我佛並未注定佛法是中國人的專利品。如果要洋人研究好了，向我們逆輸，只要所輸的是先佛正法，能使我們斷惑證真，我們將歡迎頂禮之不暇，有何愧死之可言？佛法並不是某一些人的私產，專爲拿來換飯吃，換衣穿。所謂捨荷如來家業，即是廣度衆生，天魔鬼畜，無所不度，何況外國人同爲人類，只要他能先成佛，乃是我歡欣禱祝的，這是我主張向西洋傳播佛教的理，聊因某法師的話而略論之。